

新唱本

不讓反革命分子漏網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

新 唱 本

不讓反革命分子漏網

本 社 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河南中路137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蔚文印刷廠印刷

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055

字數：15,000 開本：850×1168 耗 1/64
1955年9月第1版 1955年9月第1次印刷
印張：5/8 印數：0001—12,000

定價(6)九分

巧 捉 特 務

(快書)

王 景 陳

閒言碎語不多講，
單表巧捉特務事一樁：
解放軍，有個同志叫楊著，
家住東北松花江，
江水蜿蜒流千里，
森林長滿岸兩旁，
到處森林有禽鳥，
鳥聲不斷鬧嚷嚷。
楊著自幼學鳥叫，
一樣一樣學的強：
會學燕子呢喃語，
會學布穀拖長腔，
會學百靈聲婉轉，
會學郭公叫插秧。

今年他正十八歲，
參軍入伍把兵當，
解放台灣有任務，
奉命調防到南方，
站崗放哨海崖上，
保衛祖國守邊疆。
前邊是，水接天來天接水，
後邊是，山連山來崗連崗，
海水滾滾拍山岸，
山岸起伏連海洋，
祖國的形勢多雄壯！
楊著心中喜洋洋。
今天正在把崗站，
耳邊鳥聲不尋常，
先是幾聲畫眉叫，
又是杜鵑聲淒涼，
畫眉杜鵑才叫罷，
公鴛鴦又叫母鴛鴦。
楊著一聽心奇怪，
水鳥爲何在山崗？

幾天來，不曾聽見這些鳥叫，
爲何同時到這廂？
凡事經不起三疑忌，
越思越想，越覺其中有文章，
一邊站崗一邊想，
來回盤算細思量：
“我小時結伴把柴打，
防林警就像防虎狼，
常用鳥聲作信號，
伙伴一聽就忙躲藏。
今天這裏是前防，
特務活動很猖狂，
莫非鳥叫也是暗號，
壞蛋來到咱後方？”
想到這裏有主張，
我何不將計就計把特務誑。
一會換班下了崗，
就和班長去商量。
班長聞聽很同意，
囑咐他：“叫勤務員小王也跟上。”

楊著、小王去把衣服換，
扮成獵人，各帶一支來福槍。
他兩人離了營房到山上，
但只見樹木叢雜滿山崗。
松、柏、紫檀夾黃楊，
枝葉茂盛遮太陽，
楊著、小王到此地，
商量好了林中藏。
楊著開始學鳥叫，
一聲短來一聲長，
先學畫眉杜鵑鳥，
再學鴛鴦叫鴛鴦。
小王一聽偷偷笑，
說：“老楊這手真不孺！”
楊著搖頭忙擺手，
叫他閉口別開腔。
過了一會又一會，
見有一人下山崗，
東張西望朝前走，
鬼頭鬼腦不正常。

楊著忙把老鄉叫，
叫住那人問短長，
問他姓啥名叫啥，
家住哪鄉並哪莊。
他說：“名叫王老五，
家住鄰縣東北鄉。”
楊著一聽太含混，
就盤查的更細詳。
那人支支吾吾把話講，
臉色舉動更慌張。
閃閃爍爍遮蓋不住，
談的越多越漏湯。
特務自知難逃走，
一時狗急想跳牆，
伸手就往腰中摸，
不是摸刀便是摸槍。
好楊著，手又疾來眼又快，
順手舉槍指胸膛，
大叫一聲：“舉起手！
一動就要透心涼！”

小王一見也不怠慢，
急忙上前搜衣裳，
摸到腰裏硬梆梆，
搜出一支駁壳槍。
那人兒露了餡子透了水，
臉色嚇的蠟渣黃，
兩腿一彎忙下跪，
連聲求饒要投降。
楊著說：“要立功贖罪重做人，
快把實情往下講！”
那人連說：“是是是，
我願實說不隱瞞，
我們一共人四個，
一個一個化了裝，
扮樵夫的那個老派特務是組長，
我三人都是初次幹這勾當。
任務是，打探消息通情報，
照像畫圖帶測量，
定下鳥叫作暗號，
有事召集來商量。”

楊著不把別的問，
單把暗號問端詳，
縷縷原情問了一遍，
二番部署把特務誑。
照着暗號學鳥叫，
果然引來人一雙：
頭一個，趕車的驢子手中攙，
肩上搭條拴牛的韁；
二一個，買賣担子挑肩上，
兩頭兩個盛貨箱。
楊著忙給小王遞眼色，
他兩人各分一個作對象，
出其不意先動手，
兩個特務捉一雙。
一個一個用繩綁，
樹是天然拴人的樁。
最後又來一個人，
手提斧，扁担肩上扛。
楊著上前喊：“站住！”
那傢伙，詭計多端使伎倆：

“人民時代你敢劫路？

羣衆組織密如網，

再一說，樵夫身上沒油水，

沒好處何苦把人傷。”

楊著罵：“你這特務太奸詐！

還敢胡說耍花槍，

你的伙伴已全落網，

趕快就縛來投降！”

特務一聽變了臉，

橫眉豎眼反把軍來將：

“你誣良爲盜該何罪？

告人做賊要有贓！”

狗特務放了煙幕彈，

他心中早已打了壞主張，

說時遲，一個箭步往前闖，

那時快，掄過手中斧一張。

好楊著，急忙用槍猛一擋，

“乒噹！”槍碰鐵斧迸火光！

楊著順手奪住特務的斧，

特務也一把抓緊楊著的槍。

你一拉來我一晃，
勢均力敵正相當。
特務一時急了賬，
兩手甩開斧和槍，
把腰一躬頭朝下，
衝着胯下狗鑽襠。
楊著攔腰緊抱住，
兩個人扭作一團倒地上。
特務抽手腰中摸，
拔出刀子一把明晃晃。
楊著急忙推開特務的手，
一邊下口咬脖項。
這時小王趕上來助戰，
怕掛帶楊著難開槍。
地上搶起夾鋼斧，
“咔嚓！”一斧子砍在特務右膀上。
特務“唉喲”一聲叫，
躺在地上不住哼哼直叫娘。
到頭來，四個特務全捉住，
樂了楊著和小王，

他二人押着特務下山崗，
轉眼進莊到營房。
這本是巧捉特務書一段，
提高警惕，防特工作要加強。

（原載“陝西文藝”一九五五年第七號）

捉 特 務

(快書)

李 成 章

說的是五月三日夜晚上，
南京的下關忙得慌，
一列客車停江邊，
渡輪載着火車往對江放。
火車“嗚嗚”高聲叫，
渡輪的氣笛也不讓。
江面上一串船燈兒，
紅綠的信號燈閃着光。
這些事情且擱下，
俺要說個新情況：
有個矮個兒往外溜，
一個箭步跳下了車廂，
你看他好似嚇掉了魂，
賊頭賊腦四面來張望。

賊眼珠兒只一轉，
找個空子竄到路軌南邊的土墩上。
翻過土墩爬着又爬着，
(夾白)幹嗎是爬着不是走的？
原來碰到擋路的鐵絲網。
這小子慌慌張張不擇路，
“卜通”一下跌進了鐵絲網外的臭泥塘。
灌進一口臭泥水，
身上也沾滿爛泥漿。
借着月光還能看得見些個，
見他踉踉蹌蹌爬出了臭泥塘。
他望望四面沒有人，
鑽進了個人不住狗不歇的小木房。
他鑽進破房子才鬆口氣：
“奶奶，老子這下跌得真不瓢，
總算混過了這一關，
還管它什麼口中鼻裏灌泥漿。”
(夾白)這小子還替自己打通思想哪！
且不表這小子破房子裏小休息，
說一說破房不遠有個婦女王翠芳。

她的丈夫叫劉華，
在那紗廠當工長。
劉工長的個個兒高大力不小，
兩臂能舉三百磅。
這一天劉華歇班在家裏，
翠芳買東西到街上走一趟，
跨出大門幾步她一怔，
哪裏來的“唏唏啦啦”聲音響？
翠芳貼着後牆仔細聽，
嘿，這個聲音不平常，
借着月光望過去，
破房子裏有個黑影亂搖晃，
這個黑影真奇怪，
說狗不像狗，說狼，這裏哪有狼？
要不是個壞分子？
想到這她心裏挺緊張。
她拉開嗓門高聲喊：
“喂，那邊是誰躲躲藏藏？”
她這一喊有效驗，
那小子爬起想出房，

哎呀！腦袋撞着房頂樑。

翠芳看了起懷疑，

怎麼這人挺慌張？

想着想着往家裏轉，

背後劉華把路擋。

（劉白）什麼事大驚小怪的？

（王白）看，看，那邊！

“前面木房裏有個人，

說鬼不是鬼，說人也不像，

可能是個壞分子，

你進去看看問清爽。”

劉華這一下來了勁，

他說：“這事包在我身上。”

說着撒開大步往前走，

三步兩步到木房，

那小子已跨出了木房門，

劉華攔住把話講：

“你是幹什麼的？”

那小子好似舌頭打了個結：

“這個，這個，嘿嘿嘿……

我是過路的行人錯了方向，
我原來要到中華門，
誰知跑到這個鬼地方。”
劉華聽了暗希罕，
這小子一定要花槍，
下關離開中華門，
少說也有十里長，
即使要到中華門，
躲在破房子裏又幹的啥名堂？
再說他身上臉上黑黑的，
哪裏弄來的臭泥漿？
(夾白)大有問題呀！
劉華說：“你別裝蒜裝模樣，
中華門趁火車到下關，
直來直往挺便當，
火車站上的牌子寫明了的，
只有傻瓜才會錯方向。”
劉華拆穿西洋鏡，
這傢伙又拿鬼話擋：
“乘車要化三角五，